元明事類鈔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元明事類鈔卷四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君道門一

符命

白光化神　元史太祖十世祖孛端察爾阿倫果斡寡居夜寢夢白光自天窓入化為金色神人趨臥榻驚覺遂娠孛端察爾

文淵閣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天改姓　元紀事本末金末太白經天郭寶玉嘆曰北軍南汴梁即降天改姓矣

製大寶　元經世大典我朝懲歷代之謬雖得秦刻及前世之器皆藏而不用爰製大寶質兼金玉之貴文列古今之宜以成一代之制

獻秦璽　元史國王拾得家有故璽將鬻之以示中丞崔彧有御史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蓋秦璽也彧請獻之賜金織文段二

甲辰君　元史順帝時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宸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語陛下生年紀號寔與之合此受命之符宜宣付史館翰林諸臣以為恐啟讖緯之端事遂寢

庚申帝　權衡庚申帝大事紀瀛國公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贈一女子後生一男明宗適自北來見寺中龍文五采氣問之曰子室中有異寶乎曰無今早産一男子耳明宗因求為子并其母以去即庚申帝也

余應詩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

紅羅幛 名山藏太祖初生浴汲河水水浮紅羅遂取為衣故所居名紅羅幛

婁宿降靈 皇甫庸記畧元天歷戊辰婁宿降靈高皇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

告太平 明高皇周顛仙傳顛人周姓者建昌人因患顛疾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曰告太平後朕帥

師取南昌顛者来謁必曰告太平
鳳陽陵　剪勝野聞淳皇帝及后疫死不能具棺太祖
謀草葬山中行未抵所而綆絶忽風雨雷電聞神語
曰孰襲取我土有應者具淳皇名曰爲若人則已已
而暴風揚沙天轉晦比明往視土裂屍已陷田伯劉
大秀遂歸其地今鳳陽皇陵是也
紫衣與俱　明紀事本末太祖歷光固諸州道病輒見
兩紫衣人與俱病已遂不見解縉瑞應頌途中遇疾

紫衣饋食

光燭地　名山藏成祖初舉兵風雨四起咫尺昏迷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尺許有光燭地將士皆喜

日照龍鱗　卓異記文皇同東宮侍太祖偶見御輦馬命對曰風吹馬尾千條線文皇應聲曰日照龍鱗萬點金東宮徐對曰雨打羊毛一片氈其氣象不侔如此

太醫樣　卓異記太祖看列代帝王像至宋真宗以下

曰太醫樣也至元世祖曰北人南相至順帝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盖順帝乃宋幼主㬎所生

國號年號　春明夢餘録遼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後國號年號先見於此誰謂非定數也

赤光罩帳　明通紀英宗既陷北營時有赤光罩定御帳額森雪夜遣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

雨再来　明紀事本末正統中京師旱羣小兒為土龍

拜禱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来還我土地未幾而有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来還土地復辟也悉如謠言

帝誕

天壽節　元史仁宗朝詔以生日為天壽節

寺觀祝壽　元典章每聖誕前期一月文武官躬詣寺觀建祝聖萬安道場本日朝臣詣闕稱賀外官則率

民人結綵焚香呈舞百戲夾道祇迎就寺觀三呼舞蹈畢公宴而散其費皆督之里下

祠中異香　名山藏當皇妣娠時夢黃冠授一丸有光吞之覺而口尚聞香明日生太祖於土地祠中白氣貫空異香經宿祠中神驚避數里

授大圭　名山藏宣宗始生之夕成祖夢高帝授以大圭命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

聖節賦詩　陳建明通紀宣宗二年聖節上製詩一章

賜蹇義胡濙楊士奇楊榮賜宴盡歡而罷詩曰九天
日月絢祥光萬歲慈幃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賛
襄有道賴賢良
民服祝聖　明黄佐集叅議項喬舟出潞河遇聖壽節
方欲行禮有報者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叩首祝聖
禮節甚恭者喬曰此必薛某訪之果然蓋薛侃是時
方以行人放還其忠敬如此
賜鏤金字　于慎行萬壽節賜鏤金萬壽字銀書靈符

等物詩裁就靈符華舜旦鐫成寶畫記堯年
金鏡瑤池　高啓聖壽節早朝詩金鏡千秋録瑤池萬
壽觴

君德

物價頻減　元通鑑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
物價頻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
遲留覆奏　元史世祖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有所誅
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禁飛放　元經世大典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名曰飛放至仁廟以穀不熟詔曰朕不飛放其勑諸王皆不聽出

親署御名　元史秘書藏裕宗當時倣書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如此

却珠留錢　續文獻通考世祖時回回獻大珠要價數萬上曰珠何用當留是錢以賑貧遂却之

天性恭儉　經濟類編元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事

太后終身不違顔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故篋示儉　元史英宗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宦者進曰此世祖貯裘帶者有聖訓云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儉樸可為華侈之戒即命發篋視之

素服寢地　元史仁宗不豫英宗憂形於色夜則焚香泣禱及升遐哀毀過禮素服寢於地日歠一粥

給林廟　元史成宗時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尚珎署田五十頃供歲祀焉

不似漢高　元許衡集劉秉忠定朝議奏之因言漢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上曰漢高眼孔小朕豈如是

却雨衣　元通鑑仁宗以夏旱露禱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度越前代　明鄭曉吾學編謝方石嘗曰我太祖有度

越前代者五外攘荒漠收復諸夏一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二也威加勝國鋒刄不交三也躬自創業臨馭衆久四也申明祖訓宗法最嚴五也

衣袖敝垢　典故紀聞成祖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曰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緝故衣皇考見之而喜朕守先訓豈敢忘之

論寬恤事　明通紀宣宗謂楊士奇曰憶五年五月共

爾宿齋宮論寛恤事且兩閱歲民事不又有可恤乎
士奇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即命行之
虞夏為盛　明林貞肅疏孝宗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
講開經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
論道理且草傳奉裁冗食善政不可枚舉宏治之政
虞夏為盛
三舉耒　典故紀聞宣宗上陵還道中見耕者以數騎
往視之下馬詢其稼穡之事因舉所執耒三推謂侍

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耕者始知為

帝乃驚躍羅拜命賜以鈔

不用殉葬 皇甫庸紀畧英宗遺命不用殉葬宮嬪此

最盛德事憲宗賓天亦有是命

得聖之威 王世貞集世宗皇帝得聖之威

誰能治吾 明通紀孝宗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史臣

曰上簡言慎動慤誠充粹燕處必衣冠置筆硯有常

處

但取完固　明紀太祖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繕者以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曰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財

寬疏駁　名山藏成祖諭諸給事云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自今有此即改註印蓋之不必以聞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當歷舉以言如此細故可略也

以手撤牘　泳化編宣宗仁愛每法司奏要囚輒慘然

御膳廢食以手撤其牘謂左右曰読與刑官稍緩之

角樓草詔　典故紀聞仁宗聞淮徐饑坐西角門召楊

士奇命草詔免稅及罷官買士奇對曰可令戶部工

部與聞上曰此不可遲即令士奇就西角樓書詔覽

畢即命用璽已遣使賫行再語戶工二部

片紙綴衣　徐禎卿集太祖勤于庶政思得一事即以

片紙書之綴于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若懸鶉

焉

櫜鞬導從　名山藏宣德五年清明上奉太后上陵櫜
鞬導從步掖過河
吾惟一叔　明紀事本末宣宗平髙煦羣臣多請削趙
王上曰吾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
乃封羣臣言章遣人賫視之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
獻護衛
素冠而朝　王世貞史傳仁宗即位喪滿禮部請釋服
從吉而朝楊士奇止之不獲蹇義具二議以請上素

冠麻衣出朝英公張輔與士奇等三學士如上服上曰張輔武臣而禮依之何六卿之不輔若也

郤玉璽　明紀事本末宣德時衛拉特順寧王入貢并獻前元玉璽上曰朕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其母獻

毀香煙　明紀事本末莊烈帝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堦墄間乃定詢内官乃宫中舊方即叱令毀之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習郊禮 明王愼中詩序南郊工就冬至前四日上親勤玉輅習郊禮于壇上威儀卒度小臣從觀其美作

異典

五更傳蹕 王世貞宏治宫詞靜數連籌第五更寒鴉金井未分明披衣欲坐猶疑蚤前殿連傳警蹕聲

咏曜靈 明陳子龍集曜靈天子遇旱而憂省獄減刑雨以時降詩人美之按此美莊烈帝也

馭臣

資左手　元史世祖語布呼珠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

召老臣　元史仁宗即位召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郝天挺程鉅夫等詣闕同議庶務

徵用老儒　元通鑑英宗時拜珠言前集賢侍講趙居信直學士吳澂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

適副朕心

治天下匠　元紀事本末常巴津以善造弓見知于太祖每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而善之

集賢館　類函元世祖置集賢館士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張之盛皆喜過望

屈四先生　明紀事本末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

入見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

移榻名對　廖道南集劉公大夏受知敬皇每朝罷輒名對移時商確時事雖貴近不得聞李夢陽詩九重移榻數名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

右徵聞至尊羨

君臣隔絕　陸深集本朝君臣隔絕以憲廟口吃之故

仕元不與　明紀事本末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及其孫等捷聞百官稱賀上令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

與

試士祝天　嚴嵩集孝宗乙丑試士日于宮中焚香祝天願得真才是年得顧鼎臣為進士第一明顧存仁詩聞道孝皇曾露禱台星奕葉照麒麟

臣不孤　明王直集洪熙朝有議朝覲官養馬責課者楊士奇執不可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又言上曰偶忘之午刻名公諭曰內批豈真忘耶聞李慶輩皆怨卿念卿孤立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

出示陝西按察使一疏命公據此草勅止之公頓首
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閣老不名　治世餘聞孝皇優禮大臣每名至幄中從
容講論眞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爲先生李西
涯有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句蓋實録也
門何必杜　王世貞史傳宏治朝上最重劉大夏及戴
珊等一日名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若
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

廉且屬無廷謝恐他人或觖望

倚闌呼名　明王錡寓圃雜記宣德中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上所在惟北向拜不已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推誠付託　明通紀都御史戴珊以疾求退不得一日劉大夏奏事及之上曰卿去語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我而歸乎

不殺諫臣　崔銑集李夢陽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末指皇親張侯侯怒誣以訕母后遂下獄已僅奪俸三月上語劉大夏曰朕欲寘夢陽輕典左右謂當廷杖渠怨則泄如朕殺諫臣何

不信飛語　吾學編孝宗嘗問劉大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困於京操翊日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公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内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

好文

奎章獻書　元野史文宗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為事授經郎揭傒斯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書授經郎獻書圖行於世

譯孝經　通鑑元武宗時右丞以國字譯孝經進帝命刻板摹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五經要語　元史世祖留意經學商挺與姚樞竇默王

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十八類以進

途中賦詩　元詩選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有

作

雷轟電燭　觧縉集臣少侍高帝蚤夜載筆楮以進聖

情尤喜為詩睿思英發雷轟電燭玉音沛然數千百

言一息無滯臣輒草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

宮中觀書　名山藏成祖顧侍臣曰朕愛孔子飽食終

日之言宮中恒觀書爾等盛年切莫自逸

自撰程文　宣宗天縱神敏遜志經史每試進士輒自撰程文曰此不當會元及第耶

嗜學士書　王鏊集孝宗喜玩書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

能書畫　明紀宣宗多才藝善詩文能書畫所賦緑竹引采茶歌諸篇皆御筆親書世傳為寶

十齡大書　明通紀神宗十齡踐阼即善書大書責難陳善四字分賜講官

改元宵句　明詩小傳肅皇帝喜為詩楊文襄元宵作有愛看水輪清似鏡之句上以為類中秋詩乃云愛看六街燈似月文襄疏謝以為曲盡情景不問可知為元宵詩

御製祭文　武宗南巡將臨大學士靳貴喪詞臣撰祭文皆不稱旨乃御製一首云朕居東宮先生為傅朕登大寶先生為輔朕今南巡先生已矣時老於文者皆歎息斂手

納諫

思魏徵　元史帝嘗謂拜珠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

移仗　元史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于隆福宮法駕巳陳矣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明

自當不湍　元通鑑文宗欲遊西湖自當諫不聽遂稱

疾不從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遊耶

留蓋御史　元史類編蓋苗為御史時帝幸護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邉陲不靖何暇逸遊以臨不測之淵帝嘉納之臺臣擬僉淮東廉訪司事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時聞讜言

罷張燈　元通鑑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於宫中設宴參議張養浩進諫帝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

罷之賜以織幣

置白牌　泳化編太祖慮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官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許將牌極諫後竟廢之

聽講罷遊　王守仁集王文恪鏊為日講官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上為罷遊并名所幸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

以妃禮葬　明程楷集尹文和直在内閣時貴妃萬氏

薨欲易太子婚期公執不可竟不易上又以妃殮宜服黃且欲以后禮葬皆以公言而止

皆得建言 明史稾始太祖不設諫官宣宗時或以為言帝曰設官定制朕不得增損今中外大小臣皆得建言所得更多

呂震誤朕 明紀事本末仁宗時太理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呂震等奏其沽名上因免謙朝叅楊士奇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將謂朝廷不能容

直臣上愓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書敕引過而待
謙如初
全無痛痒　五朝注畧神宗在御久每見臺諫條陳即
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亦曰此欲沽名耳卷而
封之于愼行以為大度宋纁曰寧可罪及言官畢竟
還有儆省若一概不理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
可醫矣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留中萬歷之政遂
衰

賜銀章　邱濬集仁宗名夏原吉等至扆前賜銀章一
其文曰繩愆糾謬且諭曰朕有過舉卿即舉奏來以
此識之朕不難于從善也

殺諫臣　明紀事本末嚴嵩殺楊繼盛國家殺諫臣自
此始

立諫官　明方孝孺詩伏枕三旬不整冠夢中時復對
金鑾忽聞盛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諫官

武功

滅四十國　元史太祖征西域滅國者四十

市肆不移　元巴延平南宋表爰從江海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于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

奄入南方　明太祖檄文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入南方盡為我有

北取中原　明紀事本末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及關隴可席捲而下諸將皆曰善

親冒矢石　類函成祖大小百戰皆親冒矢石

刻石紀功　明紀事本末文皇三征阿嚕台班師至清

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功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馬上料敵　明通紀宣宗親征高煦于馬上謂從臣曰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利誘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巡幸

一幸再幸　明紀太祖一幸汴梁再幸中都

北巡　類函成祖定鼎幽燕北巡者三

存問高年　明通紀文皇巡幸所經必命存問高年

思念保民　明書宣德三年車駕巡邊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

營府第　明紀武宗時江彬等導上游戲近郊因數言宣府樂遊出居庸關至宣府彬為營鎮國公府第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帝樂之忘歸曰家裏

臨幸不謝　明紀宣宗遣使問楊士奇車駕臨幸曷不

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追之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
謝

幸承天 明紀事本末世宗以皇考顯陵狹隘欲南幸
躬視羣臣諫不聽遂幸承天奉章聖太后梓宮合葬
焉

親征南遊 明通紀宸濠叛上欲假親征南遊遂下詔
南征出師駐良鄉而王守仁捷奏至上令追回待至
南京另奏遂詣孝陵受江西俘至次年閏八月乃旋

蹕

廬次衛宮　夏言大駕南廵賦于時大司馬肅甲騎教步師而慎張皇大司徒布委積嚴芻餉而倫輸蔵大宗伯率胥史講廵狩而道趨蹌大司空飭行道列廬次而衛宮墻文章侍從則有起居百職集螭坳而獻技金吾宿衛則有羽林千騎奮虎賁而超驤

翠網黄旗　黄佐南征詞翠網張瑤浦黄旗漾碧流殷勤供廟薦蕭洒事宸遊

萬馬踏雲　明胡廣扈從幸北京詩萬馬踏雲開輦路
六龍扶日渡天津
隔岸鷁庨　明周忱車駕渡江詩衣冠隔岸催鷁庨舸
艦中流列雁行

元明事類鈔卷四

元明事類鈔卷五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君道門二

涼德

烟霞小仙　元氏掖庭記順帝自稱玉宸館佩瓊花第一洞烟霞小仙就萬歲山建玉宸館疊石為瓊花洞以居焉

稱將軍　明紀事本末武宗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
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内閣草勑梁儲泣諫不可
上乃自稱之鄭善夫詩聞道漢天子身封鎮國公
大慶法王　續蔵書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内批禮
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等傅珪為禮部尚書佯不知
執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天子大不敬
詔勿問
上道號　明紀事本末世宗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

竗一飛元真君後又加帝君等號各數十字

土木之變　明紀事本末英宗惑于王振親征額森前軍覆没因班師至土木敵四面来攻上遂被擁以去尹耕詩永寧山外黄花鎮隆慶州旁土木城

外四家　明紀大同遊擊江彬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上喜冒國姓為義兒時時在上前説兵事時許泰劉暉皆有寵于上號外四家而彬尤甚

破産禮佛　明海瑞疏陛下破産禮佛民間室如懸磬

天下因即位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
淨而無財用也

中旨 明通紀魏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廷臣交諫給事
李魯生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
出時論鄙之

內操 明紀事本末熹宗任忠賢開內操鉦鼓之聲喧
衛宮禁明沈德符天啟宮詞封章臺鎖俱休進萬乘
臨戎正內操

選淑女　明季遺聞福藩稱制江南惟以選淑女爲事特遣內監于杭州選到三人命戶工二部採辦珠冠
明沈一貫有觀選淑女詩其詞云吏符登門如索仇斧柱破辟怒不休父母長跪兄嫂哭願奉千金從吏贖

開師府　王世貞正德宮詞大內別開元帥府傳聲侍女莫稱臣
興亡

冬青塚　倪端㚖遊杭雜稿會稽唐珏聞發宋陵事乃聚諸少年潛收諸陵遺骨埋之又於宋常朝處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上楊維楨冬青塚篇云江南石馬久不嘶塚上冬青今已拱袁洪道詩云六陵花鳥哭冬青

羊兒年　元史至正五年淮楚間童謡云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

日月並行　明劉玉紀已瘧編元主嘗召一術士問以

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惟日月並行為
可憂耳至明兵至而元亡
乾坤有恨　明建文帝詩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
水自流
開篋披剃　傳信錄太祖一日問劉基汝有何術以教
朕使守天下基對曰有因成一小篋用鐵汁灌鎖戒
後世非有大故不可開後靖難師至建文開篋視之
則見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曰此伯温教我也遂披

剃而遁

製錫椑　吾學編成祖崩于榆木川金文靖與楊文敏速集諸內侍秘不發喪亟括行在及軍中錫器名攻金者銷錫為椑權歛而錮之殺工以滅口命光祿寺進饌如常儀

奪門　明紀事本末李賢對英宗曰陛下應天順人門何必奪且內府門寧當奪耶泳化編時言奪門功者紛紛上一日與李賢論及此深陳奪門二字之非

西山抔土　明顧起元詩西山一抔土寂寞亦冬春自
注舊傳建文君葬于西山不封不樹
藍衣朱履　明通紀京城陷帝自經于萬歲山之壽皇
亭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逆賊直逼
京師雖朕薄德匪躬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
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
屍勿傷百姓一人
明亡厰衛　明詩話沈起嘗擬撰明書謂明不亡于流

殆而亡于厰衛自成化十二年秋始設西厰絶筆焉
明季遺聞福王稱制時禮科袁彭年疏諫錦衣緝事
言厰衛一盛于成化再盛于正德三盛于天啓即厰
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

皇后

郤臨幸　元史巴延呼圖克皇后從順帝巡上京次中道
一夕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曰暮夜非至尊往來
之候中使反覆者再竟不納

易院官　元史成宗尊母爲皇太后命設官屬置徽政院後院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籍于位下太后曰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安得取之命中書省易院官之受獻者

一視而返　玉堂綱鑑世祖后鴻吉哩氏性明達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名后視之后一視而返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

禮法自持　輟耕錄皇后鴻吉哩氏性節儉不妬忌動
以禮法自持第二皇后奇氏有寵帝希幸后所后無
幾微怨望

法古賢后　元史類編順帝諤勒哲呼圖克皇后故能矯飾
每暇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
為法四方貢獻珍羞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

賜臣下酒　元史史樞取劍州帝大宴碩皇后命飲樞
酒且曰我國家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以樞父子世

篤忠貞故寵以殊禮有能盡瘁國事者亦如之

豈能相救　綱鑑巴延誅騰吉斯其弟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巴延并執后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

齋素作福　剪勝野聞太祖欲殺宋濂太子救之不得會與后食后具齋素帝問之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作福佑之帝投筯而起竟使謫茂州

女官加刃　明書張太后詔陵還名英國公輔大學士

士奇榮溥尚書濙入頓上曰此五臣三朝所簡任貽
皇帝者頃之宣太監王振振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
今賜汝死于是女官加刃振頸上為跪請太后曰我
聽帝姑留然自今不得令干國事

懷糗餌　泳化編太祖曰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在軍
倉卒忍饑懷糗餌以進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

戒垂簾　泳化編英廟幼冲大臣請太后垂簾視事不
許且曰毋壞我祖宗家法使母后預政也

宸顴拜天　寓圃雜記英宗錢后性謹不妬上比得無
夜宸顴拜天倦則卧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
目傾宫中所有佐迎駕之費復辟之後處景皇后猶
有禮焉

星見燕分　明王家屏集慈聖太后降里中異香弥旬
不散司候言后星見燕分直帝城東南其地女家多
喜後慈聖儷莊皇帝于裕邸

夢月入懷　明史藁孝宗孝康皇后張氏興濟人母金

夢月入懷而生后

名諭大臣　弇山堂别集宣宗侍太后謁陵太后命名
見大學士三楊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于便殿諭曰
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固是祖宗福祐亦
卿等贊襄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裏

呼帝起　明史藁神宗初立李太后每當朝即五更至
帝寢所呼曰帝起勑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面挈之
登輦以出

讀趙高傳　明紀事本末張后賢明魏客忌之上一日幸后宮顧見几上書一卷問后何書曰趙高傳也上默然

有娠托疾　燕史玉熙宮内安樂堂在焉成化間萬貴妃專權孝穆紀皇后有娠托疾居此誕生孝宗

妃嬪

緝駝茸　元史世祖出獵道渴見一女子緝駝茸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父母不在我女子難以與

汝世祖欲去女子曰我獨居此汝自來自去于理不
宜姑待父母歸須臾果歸出馬湩飲世祖賢之後納
爲太子妃
聮縞　元氏掖廷記熊嬪性耐寒嘗于月夜遊棃花亭
露祖坐紫斑石上帝見其身與棃花一色因名其亭
曰聮縞
玉龍笛　元氏掖庭記程一寧未幸時嘗春夜登翠鸞
樓倚闌弄玉龍之笛歌中情詞悲惨帝聞之遂至其

所一寧見龍騎簇擁趨出俯伏帝以手扶之曰卿非
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至此
投敝梳　泳化編代王母下邳人初太祖嘗過其家已
晚母曰人言汝當為天子因留宿詰旦去母曰有娠
以何為驗太祖投以敝梳既而果娠生代王
歌豳農詩　椒宮舊事高皇登香雲閣觀後苑刈稻取
酒為賞令孫貴妃誦詩歌李紳閔農詩上大悅
天外玉簫　明寧獻王宮詞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

來獨自行王司綵宮詞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喨月明中注永樂間上寵幸高麗賢妃權氏穠粹善吹簫宮中爭效之司綵宣德中女官也亦詠權妃事

守宮論　徐禎卿異林女氏沈秀州人孝宗嘗試六宮守宮論沈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擢第一贈弟溥試春官詩有同補山龍上袞衣之句

年長獲寵　明史藁憲宗年十六即位萬貴妃已三十五矣寵之專房遂譖廢吳后六宮希得進御

訶妹妲

五朝注畧神宗元夕御宴慎嬪魏氏勸停礦稅君民同樂面訶鄭貴妃為妹妲忤旨幽之七日卒

緘玉合

明史藁鄭貴妃于大高元殿要帝謁神設誓立其子為太子因御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為符券後以廷臣之爭既立皇長子帝遣人取玉合封識宛然發合虫蝕書盡矣

羅巾有詩

明郭子章詩話嘉靖中宮人張氏卒身畔羅巾題自嘆詩有雨過玉階秋氣冷風吹金鎖夜聲

多之句上傷之杖死宮監數人棄湧幢小品以為成
化宮人邵氏詩憲宗聞之遂名幸焉後誕獻皇帝

移宮 三朝典要給事楊漣疏曰先帝升遐宮中有選
侍儼然以母道自居故諸臣請陛下暫居慈慶宮令
既登大寶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理選侍非嫡母非
生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
宜勑遵天語立移入一號殿是為守禮安分

江南供設 明史纂懷宗田貴妃知書善畫蘭鼓琴母

家本揚州宫中供設皆自江南輦致吴偉業永和宫
詞有私買瓊花新様錦自修水遞進黄柑句

太子

承華事略　元史裕宗在東宫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
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
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王惲西
池幸遇詩首詢帝子龍樓名喜輟犀弓偃月彎自注
時進承華事略太子讀之喜至為輟射

旁求經籍　元史類編仁宗為太子雅重儒學遣使旁求經籍裝潢成帙識以玉印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節而譯之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以賜臣下

崇儒重道　元通鑑世祖太子真金好賢若渴宋衜目眚則賜鈔王磐請老官其壻于東平辟劉因舉夾谷之奇為贊善孔洙自江南入覲則責張九思以學聖人之道何不知有聖人之後其崇儒重道本天性如

此

不效流觴　元史東宮香殿成工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亦欲吾效之耶不許

戒飛放　輟耕録太子在端本堂讀書近侍之嘗以飛放從者輒臂鷹至廊廡閒喧呼馳逐將勾引出遊太子授業畢徐令戒之曰此讀書之所先生長者在前汝輩安敢褻狎如此衆皆驚懼而退

屏去臂禽　元史許有壬前朝舊德太子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爲樂遽呼左右屏去

置東宮官　王世貞集元以太子領中書令高帝曰太子當尊師傅習經傳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其議置東宮官屬

負逃圖　剪勝野聞太祖嘗爲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爲圖及后崩帝愈肆誅虐太子驟諫帝怒射之太子走帝追及太子探懷中所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賑荒　明紀事本末仁宗爲太子過鄒縣見男女持筐
路拾草實爲食因下馬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竈釜
傾仆嘆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賜之鈔即令布政使
停止秋稅且發官粟賑之官吏請人給三斗曰且與
六斗

起立拱聽　李東陽集周文端爲中允侍太子講文華
大訓太子每起拱聽大臣以爲勞謂宜跪請坐聽公

不從竟得如禮

親封御物　聖諭録文皇北征命太子監國一日問楊士奇太子何如士奇對曰太子孝敬仁明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每進御物必親為封識

情須自致　明紀懿文太子覂皇太孫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内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内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

養正圖　萬歷注畧修撰焦竑為皇長子講官進養正

圖

讀三字經　隆慶注畧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名謂曰先生翊賛良苦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荅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聲音清朗聽者悚悦明徐階朝賀東宫詞千官繞仗容常泰三字開編誦已成

抱足對泣　後渠雜識英皇病卧便殿名李賢諭曰今庶事頗寧頎大者反揺奈何賢力陳國本不可動上

遂名太子太子至賢曰天下事定趨出謝太子抱上足對泣謏遂不行

嘆不同時　楊士奇集仁宗在東宮覽歐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常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

好皇孫　玉堂叢話漢庶人謀奪嫡成祖惑焉遂欲易儲名重臣決之諸臣莫對解縉獨曰好皇孫成祖由是釋然蓋縉以三語而決此大事云

啖金銀　明通紀景帝欲易太子恐大臣不從與太監

謀先啖閣下諸學士賜以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遂以太子為可易

所見七事　明姚夔集仁宗監國時有飛語上聞上屬胡濙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上自是不復疑

爭國本　明紀神宗晚年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

震器有歸　明姚登孫賀建儲表坤元居上扶皇統于

中天震器有歸衍孫謀于奕世

三加冠　明陸釴漫記太子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

三九旒冕

藩王

分封西北　續文獻通考元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

極遠去京師數萬里

顛自歸藩　元史噶瑪拉封晉王世祖崩奔赴上都王

于世祖為冢孫大臣皆屬之王慨然曰昔皇祖命我
鎮朔方領服厥職母弟特穆爾仁孝可嗣大統于是
成宗即位而王自歸藩
五世六王　元元明善集許慎氏五世六王六太師男
婚帝族女嫓王家入垂子則出垂臣範
一字王　續文獻通考元制封一字王者金印獸紐兩
字王者金印螭紐
金印傳國　元史穆呼哩沉毅多智略事太祖以忠勇

稱滅金後封爲魯國忠武王賜黄金印曰子孫傳國

世世不絶

蜀秀才　明朱謀㙔藩獻記蜀獻王椿博綜典籍容止

都麗有儒素風高皇常以蜀秀才目之

喜生食人　吾學編祥符王有爔喜生食人腦肝膽薄

暮每伺人過門輒誘入殺而食之故其邸前日未晡

即斷行迹

園亭待友　獻徵録唐恭王彌鉗平生雅尚儉素晚年

乃廣置園亭曰吾非耽樂以待賓友爾士大夫過南
陽無不造門求見者
製賦親餞　明史襄王瞻墡入朝英宗為製峴山漢
水賦及襄陽四時歌親餞之盧溝橋
日賦一詩　類函明秦簡王嗣位日賦一詩積三十年
薨後妃某氏命紀善校刻其詩號賓竹小鳴集
女不乞封　藩獻志恭裕王載埨以已禄靡費國廪無
所補故事郡王女封縣主歲食禄六百石王四女皆

不乞封而以妻諸郡學弟子

囊雲送雪　明寧獻王有囊雲詩注云臞仙每月令人往匡廬最高處囊雲以歸搆雲齋障以簾幙放雲一囊四壁氤氳如身在洞壑又周憲王有送雪詩自注云汴土風俗每歲遇雪初下則以小合子盛之送親知以為瑞或舉觴歡宴尤為宮中所尚焉按臞仙囊雲憲王送雪此宗藩中佳話可以屬對

墐戶著書　明史藁鎮國中尉謀㙔墐戶著書至百十

有二種皆手自繕寫黃汝亨為進賢令投謁抗禮劇
談久之逡巡改席次日遂北面稱弟子人兩高之
四葉有集　類函蜀自獻王移四葉皆有文集行世昭
王仁厚好儒孝宗嘗賜詩以河間禮樂為比
不用婦言　徵吾錄宸濠將叛婁妃泣諫不聽及後被
擒于檻車中泣語人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
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
風流好文　明錢希言遼邸記聞遼王宮室聲伎之樂

甲于諸藩且風流好文于諸技靡不狎弄四方之墨
卿賦客博徒酒人無不集其座上江陵相未第時極
為遼王所眷既入掌國事日夜思齮齕王十年間小
山蘭坂遂鞠為草萊矣
百子並封　弇山堂集慶成王生百子俱長成每會紫
玉盈座詳見生子
兩疏上慰　明紀事本末土木之變襄王兩上疏安太
后乞命太子攝位急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

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天順復辟得疏宮中上感嘆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蜀府最富　病逸漫記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秦次之其他如韓府襄城范德最貧至有喪不能舉服不能完者

自比世民　明紀事本末高煦封漢王不肯之國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後謀反死

桐棺一寸　明史藁福王常洵就封洛陽是時帝所遣
稅礦使日進月奉貴妃斥十之九資之又賜莊田四
萬頃荻洲塩茶之稅以億萬計及為闖賊所殺兩承
奉乞收王骨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載以斷車
六王　王世貞集今世知六王不知六王之為韓宋二
公而後不王者作李善長馮勝傳袁袠集明興猛將
雲從而六王最著按六王徐中山達常開平遇春李
岐陽文忠鄧寧河愈湯東甌和沐黔寧英

支祿法　皇甫庸紀畧宗藩之盛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後以祿米不能供億定十六歲以上支祿之法又定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

司香　明敎英集舊制太子未生生而未立立而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令其出閣而于太廟司香其慮深遠矣

裁抑宗籓　明通紀阜敬密奏裁抑宗籓于是燕周齊

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上患之諜諸齊泰泰與黃子
澄首建削奪議
共蓬分餅　今言高帝子孫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
財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未婚十年不
葬者
婚嫁命名　明史藁宗籓婚嫁命名例請于朝貧者為
部所稽積疏數千有已死尚未名者崇禎初用何如
寵請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

辨方分土　高啓封建親王賜宴詩漢運初興日周藩並建年辨方分社土當陛列宮懸

公主

王公主　元諸公主表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槩稱焉

以鈔還直　元史類編廉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長公主入朝縱獵郊原希憲欲入奏公主恐頟以鈔五千貫還民之直

諮稟軍政　元史阿拉克必濟公主明敏有智畧太祖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大政悉諮稟而後行故師出無内顧憂

拜氈雙趺　紫柏禪師語録潭柘寺有元妙嚴公主拜氈雙趺隱起幾透磚背相傳妙嚴為元世祖女削髮居此日禮觀音遂留此跡

駙馬安在　明通紀駙馬都尉梅殷鎮淮安燕師假道殷拒之革命日殷大慟欲死燕王迫公主嚙血為書

以招殷後為人擠死橋下公主疑出上意牽衣大哭曰駙馬安在文皇笑觧之

金瓶取一　筆麈萬歴中選擇尚主兄弟三人入見太后置其名金瓶中焚香祝天取其一即時緋袍覆之送入春曹

貽書阻兵　吾學編寧國公主嘗遺書阻靖難兵文皇不荅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公主亦不荅

孫嫈蒿行　明史槀神宗榮昌公主下嫁楊春元春元
早卒主孫嫈蒿行帝深重之
何敢偷生　明紀事本末李自成犯京師尚衣監何新
入宮見長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
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
長平誄　本朝張宸長平公主誄賊以貴主既隕捼屍
國戚越五日復生順治二年上書覩髮緇空王詔不
許以周君故劍是合俄焉夢萎逝葬于彰義門之賜莊

禮也

閏位

海精　元史補遺方國珍生有膂力善馳跳時童謠云楊嶼青出海精楊嶼者台州海上童山也延祐六年忽草木欝然是歲國珍生後據有台溫慶雲等路賜爵衢國公明興乃降

捕魚兒　明紀事本末陳友諒鷙悍為羣雄冠其初起也父戒之曰若捕魚兒耳而乃圖大事友諒曰相塚

者言我家當富貴今其時矣及僭稱漢帝往迎父焉

康郎之戰敗死稱帝僅四年

張王　楊循吉吳中故語述士誠之所以起葢亦乘亂

保結然在元猶貢運不絕亦固知有大義者蘇人至

今猶呼爲張王云

黃菜葉　明紀事夲末張士誠委政于弟士信每事惟

與黃敬夫葉德新蔡彥文三人謀時有民謠曰丞相

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後徐達破平

江劉三參軍稾于旗杆之首明胡儼姑蘇詩夜月人歌黃菜葉秋風夢遶白駒場

樊樓主人　龍起雜事韓林兒嘯亂稱小明王都汴梁起樊樓于街西飾紅裙綺瑟于上將帥出師飲餞于此自稱樊樓主人

濠城甥館　明通紀時四方兵起定遠人郭子興據濠上欲入濠城避兵卜吉而往子興以養女妻焉即高后也上在甥館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後上克滁子

興立為滁陽王王卒上統其軍

披圖伐蜀　明紀明玉珎稱帝于蜀國號大夏遣使來

聘太祖使參知政事蔡哲往報哲挾畫工同往圖其

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

元明事類鈔卷五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姚培敦